

1月27日,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一纸行政令,让伊拉克人蒙齐尔·阿拉斯加瑞如坠冰窟。这份行政令暂禁全球难民和西亚北非7国公民入境美国,其中包括伊拉克。

蒙齐尔是一名37岁的化学工程师,曾为美军做过翻译。七年来,他一直努力为家人申请美国签证,按照原计划,还有四天,全家就能踏上美国的土地。然而,从1月27日到2月3日,他们度过了永生难忘的八天。

永生难忘的八天

——一个伊拉克家庭移民美国的艰难经历



在多哈机场等待飞往纽约的蒙齐尔一家。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实习生 费家麟 编译

1月27日,周五
伊拉克首都,巴格达

为给全家申请移民签证,蒙齐尔·阿拉斯加瑞已奔波了七年。如今,一切都已办妥,还有四天,他们就要踏上飞机,飞往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舒适新家了。

就在他们忙着跟伊拉克的亲人告别时,蒙齐尔得知了特朗普准备签署移民限制令的消息。“来不及了,我们必须马上就走!”他告诉妻子希巴。

蒙齐尔知道这份限制令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。他和妻子匆忙卖掉了所有的家具和一些珠宝首饰,简单打包了生活用品,赶到巴格达机场——他们准备乘飞机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,再坐第二天的飞机去休斯敦。

1月28日,周六
巴格达

妻儿在路上睡熟了,蒙齐尔却难以入睡。他打开手机,浏览着美国媒体的报道。这时伊拉克正值深夜,但在美国,这个时间还是周五下午。

就在那天下午,特朗普签署了暂禁全球难民和西亚北非7国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令。“这项行政令意在保护美国民众,阻止极端主义分子进入我们的国家;但我们依旧欢迎那些热爱美国、帮助建设美国的人。”

“我属于后者。”蒙齐尔说。夜色中,他回忆起自己的经历。2003年,当他还是伊拉克科技大学的学生时,蒙齐尔一口流利的英语引起了几个美国军人的注意。“你英语说得不错,加入我们吧。”一个军人说。

毕业后,蒙齐尔在美军第三步兵师和第一炮兵师里担任翻译。但他的工作激怒了一些极端主义者,还上了基地组织的“黑名单”。

2008年,蒙齐尔和同是化学工程师的希巴结了婚。

次年,他们有了自己的女儿迪玛,后来又有了儿子哈桑。然而,全家的生活却一直没能得到改善:他们不停地搬家,躲避各种各样的袭击。

2010年,他申请了美国的特殊移民签证(SIV)。这是美国政府为了感谢那些在伊拉克与阿富汗帮助过美军的人、同时也帮助他们躲避袭击而签发的一种签证。

但让全家移民美国并不容易。直到2016年12月,蒙齐尔的妻儿才获得美国签证。

1月29日,周日
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途中

距特朗普的行政令发布,已经过去八个小时了,但白宫网站上还没有正式公布这项行政令。

蒙齐尔和家人乘飞机从巴格达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。在飞机上,他坐立不安,3个小时的旅途显得格外漫长。

抵达伊斯坦布尔机场后,他们顺利坐上了飞往休斯敦的航班。眼看一切顺利,蒙齐尔渐渐放松下来。然而,就在登机后15分钟,三名便衣警察和一名土耳其海关工作人员来到了他妻子的座位前:“女士,我能看看你的护照吗?”

“那一刻,我知道我的美国梦破碎了。”

1月30日,周一
巴格达

蒙齐尔一家没能成行。他们在机场忍饥挨冻了13个小时,才搭上回巴格达的飞机。

后来,蒙齐尔看新闻才知道,他们还不是最惨的:在美国各大机场,被拦截并遭到遣返的人不在少数,很多人像他一样,也持有SIV签证。

行政令颁布后不久,美国各州和各市许多律师都在尽力帮助那些拥有SIV的七国公民来到美国。

1月31日,周二
美国华盛顿特区

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行政长官就移民限制令澄清道:“持SIV的人可以入境。”

美国国务院随后也确认:“允许持SIV的伊拉克人入境,符合美国国家利益。”

不久,公益组织“一个也不能少”的创始人在脸书网上公布了好消息:“伊拉克和阿富汗SIV将获许进入美国!我们做到了!”

2月1日,周三
巴格达

蒙齐尔和妻儿坐在已经空空如也的家里等消息。最终,一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,确认他和家人能够入境后,蒙齐尔订了一趟经由卡塔尔多哈飞往美国纽约的航班。

但女儿迪玛还没能从上次的创伤中恢复过来:“我不想回美国了,爸爸,我不想回一个不欢迎我们的地方。”蒙齐尔自己也不确定地安慰着女儿:“一切都会没问题的。”

2月2日,周四
巴格达

一个不眠之夜后,蒙齐尔致电卡塔尔航空公司,确认全家能否登机。然而,他却得到了航空公司否定的回复,对方表示,他们没有接到新的指令。

蒙齐尔慌了,他给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打电话。使馆给他发来了最新的人境规则,让他出示给机场工作人员。

在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,蒙齐尔终于接到了获许全家登机的电话。飞机起飞的那一刻,他泪流满面:“虽然很艰难,但终于成功了。”

2月3日,周五
美国纽约,肯尼迪国际机场

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,蒙齐尔一家四口经历一个星期的波折后,终于顺利抵达美国。他们满面笑容地推着行李走出航站楼,即将拥抱在美国的新生活。

蒙齐尔说,也许几十年后,他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:“在当年那种情况下,我历经磨难,把你们带到了美国。”“我希望他们会感激我做出的决定。”他说。

个人意见

街头“斑马人”

张文 编译

帮忙指挥交通的“斑马人”,是玻利维亚街头一道别致的风景线。



一名“斑马人”在帮忙指挥交通。

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市街头,有很多“斑马人”,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,和司机交谈,甚至指挥起了交通。实际上,他们是当地穿着斑马服装的志愿者。

“斑马人”项目可以说是上世纪90年代某种精神的继承者。当时,波哥大时任市长莫卡斯用哑剧的形式,嘲弄司机们破坏交通规则的行为。作为一名哲学家和数学家,他认为与罚款相比,哥伦比亚人更怕被嘲弄。事实证明,在他的任期内,这些哑剧帮助减少了波哥大的一半交通事故。

巴勃罗·格鲁是拉巴斯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,在和莫卡斯会面以后受到启发,也想在拉巴斯培育“斑马线文化”。“斑马人”项目借鉴了波哥大哑剧的表演形式:他们跳舞,向司机摆出滑稽的姿势,帮助行人安全地穿过马路。2001年,项目开始运行,当时只有24个“斑马人”。现在,“斑马人”数量已达265个。

“当‘斑马人’想要规范交通秩序时,如果有车停在了人行横道上,他们就会开玩笑般地躺在车盖上。”一名当地旅行社的老板说。

除了指挥交通以外,“斑马人”还访问医院和学校,出现在游行队伍里和电视上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贫困的学生,通过扮演“斑马人”可以兼职赚钱。“一日斑马人”的活动,也给游客和当地人提供体验当“斑马人”的机会。

摩托女孩导游团

张文 编译

这四个身材娇小的漂亮女孩,成立了摩托女孩导游团。正如她们的网站上所写,“柬埔寨之旅可以由年轻美丽的女性司机带领”。



瑞诺(右一)和她的摩托女孩导游团成员。

当她们穿着紧身的大红色T恤和牛仔裤出现在金边饭店门口时,人们往往对摩托女孩瑞诺和她的同伴们进行错误的评判。在柬埔寨首都金边,摩托车随处可见。但是,女司机载着乘客的场景还是十分罕见。而且,那些和外国人混在一起的女孩,都被认为是“坏女孩”。

瑞诺从高中开始就骑摩托车,帮父亲的杂货店送菜。在大学学习英语和会计时,她发现,当导游很有趣,也可以挣钱。2015年,柬埔寨接待了近500万游客,这其中有巨大的商机。

于是,26岁的瑞诺雇了自己23岁的妹妹和另外两个女孩,组成了摩托女孩导游团。她们都是个子小小的漂亮女孩,还成立了自己的网站,网站上写道,“柬埔寨之旅可以由年轻美丽的女性司机带领”。

2016年初开始工作时,她们必须先说服自己的家人。家里人担心,和外国人在一起会让她们名声受影响,而且晚上也不安全。为让家人放心,摩托女孩导游团定了一项规矩:乘客不能触碰她们的身体,坐车时必须抓住座位旁边的把手。

她们还需要熟悉道路,以及柬埔寨的艺术、文化和历史,有时还得面对文化差异。

31岁的澳大利亚律师辛克莱说,她很喜欢摩托女孩。在雇佣她们做导游时,她们给送水、帮忙买东西,这些贴心的服务让她跟着摩托女孩旅行了3次。